

周恩来抱病接待蓬皮杜访华

法国总统急于带头访华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强势让西欧各国夜不能寐，于是掀起了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新的高潮，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蓬皮杜萌发了访华的愿望。

1971年10月，中国外贸部长白相国访问法国，蓬皮杜总统亲自设宴招待代表团。在宴会前喝开胃酒的交谈中，法国前总理富尔对蓬皮杜说：“总统先生，要是您去中国，我相信，中国当局必定会给予最高的礼遇。”蓬皮杜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总理先生，我很乐意去。不过，不论您在北京的声望有多高，我总得先收到北京当局的邀请才行。”

1972年7月，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率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十分欢迎蓬皮杜总统访华，并说接待法国总统的规格将比接待尼克松高一点。法方原本提议蓬皮杜于1974年4月来华访问，后又突然把访华日期提前到1973年9月。因此，1972年11月乔冠华副外长会见舒曼外长时，以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名义邀请蓬皮杜总统于1973年9月11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蓬皮杜急于访华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其同美苏打交道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后面；三是借机发展经贸

关系，获取实惠；四是身体健康原因，蓬皮杜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肿，为避免重蹈法国前总统戴高乐访华未成身先亡的覆辙，决定不辞辛苦，争取有生之年来华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中法双方都为这次访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蓬皮杜在1973年6月招待外交使节的宴会上和7月举行的法国国庆招待会上，先后两次与时任中国驻法大使曾涛进行交谈，强调他访华不只是去游览，主要是去看看中国人民，同中国领导人就一切问题进行会谈。

同时，法方在访问前也注意营造友好气氛。法国电视台于7月30日和9月6日先后播放了法国人拍摄的题为“接班人”的介绍我青少年的影片和长达1小时20分钟的“愚公移山”电视剧。“愚公移山”片以新旧对比手法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和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受到法国许多人士的好评。法国文化电台还介绍了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有法国高级官员对记者发表谈话时说，蓬皮杜访问中国才是西方国家元首第一次真正访华，尼克松访华是为了解除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不能算数。

中方最高规格接待

蓬皮杜访华前，在其日程安排上，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提出，由于蓬皮杜总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不能多走路，也不宜长途坐汽车，改乘火车去大同云岗石窟参观。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拨款翻修了从车站到云岗再到机场的公路。马纳克大使要求保留机场

欢迎仪式，以免被人看出法国总统身体不好。但是，红地毯要缩短，欢迎群众要少，以便总统少走路。

蓬皮杜一行于1973年9月11日下午飞抵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蓬皮杜，双方交谈得很热烈。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目前西方有一股“祸水东推”的潮流，推动苏联进攻中国。其实苏联野心很大，整个欧洲、亚洲、非洲都想拿到手。苏首先要把美军挤出欧洲，把德国拿到手，然后把法国、意大利也拿到手。美国搞孤立主义对欧洲不利，对中国不利，中国赞成法国要求美军继续驻留西欧，赞成法国把英国拉住。蓬皮杜表示：中法都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经济、军事大国。美国开始收缩，而苏联在不少地方扩张。美苏加在一起，对别国的独立是个危险。法国的政策是，既不联华对付美苏，也不企图把苏实力推向东方……

周恩来同蓬皮杜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列举了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共同原则，都认为两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这些共同原则使两国可以很好地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会谈期间，蓬皮杜希望中国能购买法国的化纤设备。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法国“同等优先”的原则，并指出，中国和西欧贸易首先会考虑从法国进口，只要是好设备，我们是要的，但是

法国的价格比别国高，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经过有关方面进一步洽谈，在蓬皮杜访问结束前，双方签署了购买法国大型化纤设备的合同。中法两国政府还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商谈公报时，法方不同意写上“霸权”二字，怕因此而刺激苏联。在我方坚持下，蓬皮杜亲自拍板同意写上。周恩来还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赠送法方一对大熊猫。

“舍命陪君子”

1973年，周恩来的身体其实也不好（1972年5月，经医务专家会诊，周恩来被确定患有膀胱癌），但他仍然坚持全程陪同蓬皮杜在中国的访问。在北京，周恩来陪同蓬皮杜参观了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回音壁、皇穹宇等。蓬皮杜对中国重视保护文物古迹的做法十分赞赏。

9月14日晚，蓬皮杜举行答谢宴会后，在周恩来亲自陪同下，乘专列前往山西大同。在列车行进中，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问周总理饭后情况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很好！并问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对方告知，蓬皮杜举行的答谢招待会上吃的东西全部是从法国运来的，饭后，李先念等领导人都拉肚子，因此打电话问周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恩来随即要曾涛大使了解一下专列上其他同志的身体情况。经调查，没有发现有人身体不适。周恩来同身边的其他领导同志研究为何他们这里没有人拉肚子，有同志说，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席间

喝了不少葡萄酒的原因吧！周恩来听后大笑说，看来喝酒还有好处，不过不要因此鼓励大家喝酒啊！

9月15日上午，专列到达大同，随后一行人前往云岗石窟参观。蓬皮杜尽管当时已行动迟缓，但仍参观得很细致，并询问石窟的历史和保护情况。参观后，他赞扬说，真伟大，真了不起！中外随行记者为蓬皮杜参观云岗石窟发了专门消息。记者们还围着周恩来提问。周恩来说：“由于没有时间，我从来没有参观过云岗石窟，应该感谢总统，如果总统不来，我也不会来的。”

15日下午，蓬皮杜一行及中方陪同人员乘两架专机赴杭州，晚上周恩来同蓬皮杜共进晚餐。第二天上午，蓬皮杜游西湖，参观了不需走多少路的花港观鱼和三潭印月。

当天下午，蓬皮杜充分休息后飞往上海，晚上出席了上海市举行的晚宴。9月17日上午，他登上上海大厦顶层观看上海全景。上海给蓬皮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7日中午，蓬皮杜一行乘法方专机回国。在机场送行时，下着大雨，尽管我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其随行人员撑伞，将他们送上飞机，但在告别时，蓬皮杜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愿打伞。警卫想给周恩来打伞，周恩来不让，并生气地说，法国总统没打伞，还有这么多群众都淋着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群众那样呢！

周恩来在病痛中依然非常注意外交礼节，体恤群众。在会谈和宴会过程中，人们很难看出他是个病人，但他实际上是忍受着很大痛苦来做这些事情的。

积极而深远的反响

法国新闻媒体对蓬皮杜的访问大都做了积极报道。9月12日毛泽东会见蓬皮杜后，法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消息，法国电视台评论说，毛泽东接见“是蓬皮杜总统与中国革命之父的历史性会见”，说毛泽东与蓬皮杜的谈话时间比与尼克松谈话时间长一倍。

电视台、电台和各大报刊也都详细报道了周恩来和蓬皮杜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舆论认为，两国领导人在“维护国家独立”“反对霸权”“独立防务”“欧洲统一”等问题上“有很大一致性”；“周总理在谈问题时，比法总统自由得多”，“语调强硬”，“毫不掩饰地揭露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的政策”。

蓬皮杜返回巴黎后，在记者招待会上高度评价了这次访问，他强调中法两国在民族独立、加强防御、不屈从于任何人等问题上有完全一致的共同点。在经贸科技领域，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加强在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的交流与合作。双方还决定签订海运协定，扩大航空运输合作。

1974年1月3日，在爱丽舍宫（法国总统官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蓬皮杜在单独会见曾涛大使时说：“我对去年中国之行保留着非常好的印象，所有会谈都很有益。法中两国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国情也有很大不同，特别是经济社会制度各异，但两国都热爱独立，决心不屈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据《外交官历史亲历记》蔡方柏/文